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四節

相隔一丈遠，景春站起身軀，遂問道：「來者老人家，乃何人也？」勝爺止住腳步，答道：「老夫勝英是也。」景春趕緊向前行禮，說道：「弟子拜見老恩師。」勝爺打火折一照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景春，你從何處而來？」景春答道：「門下由二郎山巧遇我師弟三太，被賊人拿獲，弟子將山賊金鍾罩已破，救了我師弟三太，問明你老人家，才知不在俠義莊，必在飛龍鎮。我要隨同我師弟三太拜望老師，破山拿賊，我師弟執意不肯。他遂把住山口，隱藏在山口上樹林叢中，怕高雙青逃走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汝師弟秉性剛暴，他乃闊少的性情，萬一有失，如何是好？我急速進山，保護三太要緊。他如進了二郎山，凶多吉少。你趕緊到飛龍鎮，進南口座西向東丁家店，拜見你丁叔父丁桂芳。那丁桂芳是為師口盟弟兄，你邱三叔跟那把勢場學藝之人，俱在丁家店。你師弟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等也俱在丁家店。你如見著大眾，就說是老夫聘約，三更過了的時候，俱到二郎山，為師恭候。有你邱叔父，我好與群賊辯理。」將話說完，勝爺夠奔西南二郎山去了，景春則往東南飛龍鎮。勝爺輕車熟路，仍然不走山口，踩陡壁山崖爬山，躍過寨子牆，直奔聚義廳。躡房躍脊，將到聚義廳後，就聽聚義廳四霸天說：「將三太倒捆二背，攙進廳來，你等不許奚落。」勝三爺聽得明白，如要來遲，三太必受大害。勝三爺這一到，是黃三太祖上陰功，父母的德行，前因後果的感應。老英雄心中思索，三太作事很有些剛直，他初遇此險，我倒要品一品此子，他要軟弱，怕死貪生，苦苦的哀求，我也救他，救出二郎山，叫三太回歸故里，從今後不許他說是我勝英的徒弟；他要剛強志氣，我要救了他，可稱得起是我勝英的徒弟。勝爺在聚義廳上竊聽，聽到三太與四霸天對答時，剛直之甚，面不更色。勝爺暗中說道：「罷了，此子著實可愛，真是勝英的門下。」正在群賊怒惱之時，要亂刀分屍，勝英心中暗道：「此時不救，等待何時？」因此咳嗽了一聲，飄然縱下聚義廳。可稱得起英雄天下曉，名重好題詩。眾群雄閃閃於東西兩旁。勝爺說道：「眾賓朋刀下留人。」先穩住群雄，轉向北面才與四霸天交談。四霸天不由得站起身形，抱拳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大駕光臨敝山，我等不知，未能遠迎明公，當面怨過。勝老達官，來在小山敝寨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」勝爺說：「提起此事，勝英慚愧之甚。在下有一盟弟，在俠義莊鋪把勢場。在下同師弟共學十數年粗拳笨腳，大概眾位寨主如不認識，也該有個耳聞。離此寶山三十里地，鋪場在俠義莊，此人姓邱名璉，別號人稱入地崑崙。我之盟弟不識賢愚好歹，收下一個義子，名叫高雙青。此子行為不正，在俠義莊左近所在，於正月十五殺死逛燈的女子，又清明佳節因奸不允，殺死上墳回家的守節寡婦。此事確是那賊人親口所言。又在某某宦家樓上，因奸不允，揪著小姐發髻，持刀威嚇，是我勝英親眼所見。像我們上三門戶之中，最要者，萬惡淫為首。我當時追到俠義莊捉拿於他，小冤家鏢打他的義父，得藝忘本，未出藝忘師。萬惡淫為首，可殺不可留。因此我派我的徒弟等十數人追拿，追至寨主的二郎山。三太年輕無知，言語之中不知慎重，未曾把此事說明，才得罪寨主。眾位寨主高抬貴手，我前來賠禮。」大寨主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就為高雙青嗎？此人跟我弟兄四人，對面不相識，是跟我們別位寨主拜兄弟，我們弟兄並不認識。老達官清理門戶，你門中之人與我們無乾。還有別的事沒有呢？」勝英說道：「在下有三件事相求。頭一件要出高雙青，清理我們上三門門戶，省得民家的少婦長女被殺。第二件大概不是你們四位寨主所為，人多心不齊，前幾日鄉下老人送姑娘回婆家，離二郎山西北數里之遙，忽於船上搶去少婦范氏，少婦娘家的天倫難以為情，要投長江一死，被我們保鏢伙計救回鏢局子去了。我已探聽明白，被搶少婦確落在此山之內。像你們眾位寨主，搶了有夫之婦，豈不是生生打散鴛鴦對，活活折斷連理枝？你們四位寨主，高抬貴手，將少婦賞賜於我，我將送回家去，讓少婦父女骨肉團圓；再送回婆家去，讓小夫妻散而復聚，破鏡重圓。」四霸天說道：「請問那第三件呢？」勝爺含笑說道：「第三件事，難以啟齒。」

寨主說道：「明公有話講在當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看你們四位儀表身材。正是當世英雄，為何身歸綠林？眾位交我這個朋友，你們大家分散金銀，有家投家，有故投故，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你們大家散去。」二寨主低頭不語。大寨主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姓勝的，你要那高雙青，原是你的人，我們給你哪。要被搶的少婦，我們也獻出來。你叫我們散山，你憑什麼呢？你是文官還是武漢？你簡直把我們哄散了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並非是害眾位呀！你們回歸故里，改邪歸正，一家老少歡歡樂樂，棄暗投明。如若要問憑什麼？全憑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魚鱗紫金刀一口。」

大寨主道：「姓勝的，你要贏了我們四人，任憑你栽培；如不是我們敵手，難逃出二郎山！叫嘍卒看我的九節鏈子錘。」

勝爺捋銀鬚，壓魚鱗紫金刀，要單刀戰群賊，獨鬥四霸天。勝爺這才說道：「寨主，要單打獨鬥，馬上步下，水旱兩面，十八樣大兵刃，十八樣短傢伙，挑出幾樣來我奉陪。要群毆，把我的衣服，一寸半寸損傷，我自備其縛，眾位亮傢伙，把我碎屍萬段，不怨眾寨主殺之無禮，怨我勝英經歷不到，學藝不高。如若不肯傷我，在下隱姓埋名，再不出世。」你道，勝老者原是先禮後兵，到聚義廳之時，三五句話，本來已將三太的綁繩解開。但後來說話，越說越不投機，大寨主九節練子錘，對著勝爺雙錘砸於頂門，勝老者一閃身軀，雙錘打空。二招使雙風貫耳，錘頭有茶碗口大小，勝爺一縮頭項，只聽咔嚓一聲響。

第三招雙錘一抖，奔於面門，勝爺又一閃身，三招六錘俱空。

大寨主說道：「姓勝的，為何三招不還手呢？」勝爺答道：「俺勝英垂暮之年，鬢髮已蒼，每逢會戰英雄，先讓三招。」

大寨主韓天祺說道：「不用你相讓。」勝爺聽罷，隨手壓刀。

此刀未曾離鞘，一抽刀，那刀真金鋼口，咔嚓一聲響，藍汪汪的藍油，紫微微的魚鱗。此刀明似水，殺人不見血，愛殺人，更慈善，專把世上不平管。大寨主韓天祺第四招八錘，挾肩帶背；勝爺刀法還招，繃、紮、窩、挑，神出鬼沒。眾群雄觀看，老勝英刀法絕倫，名不虛傳，耳聞莫如眼見。但有一件，勝三爺好貨不賤賣，不過略施小藝而已。此時心中思索，來到聚義廳之時，三言五語，將三太綁繩解開。我叫他西北角站立，因他是少年青春，學而未成。雖然他刀鏢在身，聾子的耳朵，是個擺設。此戰場三太不能動手，就是我一敵群賊，戰得工夫大了，怕我氣力不敵。為何不使個人前顯耀，鼉裡奪尊？見賊人雙錘一抖，正打心窩，勝爺閃身軀，讓過九節練子錘，用刀一剪大寨主雙手腕。二寨主觀看，心中暗想：我兄長大寨主雙手要斷！刀離大寨主胳膊半尺有餘，勝爺一反手腕，一偏刀順著抽將下去，正打在大寨主手腕之上。大寨主疼痛難忍，一甩手將九節練子錘拋於塵埃，兩手腕腫起一指多高。勝爺又隨手橫著一刀，奔大寨主面門之上。未及沾皮肉，只聽那刀刷啦一響，一股寒氣，大寨主一閉眼睛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刀刀離面門切近，勝爺撒臂抽刀，道：「你我素無仇恨，我不肯傷你的性命。」

二寨主說道：「兄長退下來，軍家勝負常理。」二寨主說罷，甩青絹大氅，背後套挽手，壓四楞鎖鐵鋼，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奉陪走上幾趟。」勝爺答道：「二寨主請上招。」頭一招雙插花，奔於鴨尾巾絨上。勝爺腳尖一滑地，閃出六尺有餘。第二招玉帶圍腰，照定勝爺雙肋便打，勝爺縱起有六尺多高。第三招一隻點面門，一隻點華蓋穴，那鋼一寸多圓，一寸多寬，見楞見角，如點上一隻，必然骨斷筋折，勝爺腳尖一滑地閃開。連讓三招六鋼，二寨主韓天魁說道：「明公，因何不還招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每逢會戰英雄，必讓三招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明公不用相讓。」雙鋼再遞招，勝爺用刀接招。雙鋼分量太重，招術是上繃下砸，裡擦外滑。勝三爺刀法精巧，招數出去七面清。這一招出去，刀尖、刀背、刀柄、刀刃，落刀盤，獻刀把，明看燈籠穗，一刀出去真是七面見清。但有一件，不許敵人兵器砸在刀上。如若碰在刀上，刀一撒手，可就污辱了一世英名。戰夠二三十個回合，勝爺便回光反照，絕命三刀。

頭一手獨龍探爪，紮二寨主胸前，刀划兩肋。二寨主一看，刀背朝上向下奔於胸口之上，二寨主雙鋼一擋，使了一招，分金鏢骨。勝爺用真假虛實玄中妙，雙鋼將對上刀，勝爺將刀撤回，雙鋼落了空。勝爺一揚手腕，裏手一刀，二寨主低頭不及，勝爺暗暗高抬貴手，只見頭大一物落在塵埃，原來是二寨主青緞色壯帽，內裡青縐綢帕，被勝爺一刀削落，發髻蓬鬆。勝爺撒刀，向懷中一抱叫道：「二寨主，承讓，承讓。」二寨主黑臉面一紅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刀下留情，我甘拜下風。」二寨主倉皇而退。

三寨主秦天祥站起身軀，用大驚叫道：「勝英不必賣狂！我三寨主與老兒有殺族兄之仇。我乃太倉州人氏，我近門當族兄長秦天豹，跟你歃血為盟，老勝英嘴甜心苦，鏢打我的族兄秦天豹，當時廢命，使我當族嫂嫂苦守孤孀十數餘年。我姪兒刻下二十餘歲，已然長大成人，必要子報父仇。今天仇家對頭見面，秦三爺焉有不報仇之理？老勝英你看看這是什麼所在？」

勝三爺捋髯冷笑，說道：「你拿著你們二郎山當鐵壁銅城，虎穴龍潭，刀山油鍋？據我姓勝的一看，不以為然。小山不能居虎豹。寸尺之山，焉能居虎豹？淺水半尺之深，焉能隱蛟龍？我姓勝的刀一點，二郎山彈丸之地，何足道哉！」三寨主背後伸手，亮出大樸刀，說道：「勝英何必動唇齒之才？今日有秦三爺沒有勝英，有勝英沒有秦三爺。咱二人強存弱死，真在假亡！」秦天祥亮刀，奔勝爺頭上砍來，勝三爺忙一閃身，賊人又攔腰一刀，勝爺腳尖一滑地閃開，胸前緊跟著又紮了一刀，勝爺也躲過。勝爺道：「秦老三，你是搶少婦的正凶，本不當讓你三招。我在我死去的秦八弟面上，你們是當族的兄弟，關顧著苦守孤孀，我那守節的八弟婦，故此讓你三招。再要動手，我要得罪啦。」賊人挾肩帶背，對著勝爺又是一刀，勝爺魚鱗紫金刀急架相迎。論說那秦天祥刀法很高，但有一件，好貨就怕樣子比。這些綠林人都是行家，勝爺刀遞出去，招招式式，抬胳膊遞腿，無一處不絕妙。眾群雄觀看，勝爺比三寨主刀法，高之千倍。人言勝英刀法絕倫，真乃名不虛傳。二人戰至二十餘合，賊人刀劈勝英之頂門，老英雄一低頭，往裡一跟步，一矮身軀，往裡又一進步，一翻左手，將賊人刀盤讓過去，捋住刀把及手腕，往懷中一帶，賊人連刀帶人，跟進勝爺身前，此時勝爺右手之刀，要紮要砍，隨勝爺自便。刀在賊人的壯帽上一晃，隨把刀往回一撤，抬右腿，照定軟肋梢上用腳尖一點，左手放過賊人刀把手腕，賊人往後一仰身形，樸刀拋於塵埃。

三爺說道：「秦老三，你逃命去吧。白晝劫搶行路之少婦，這樣官司你打不起。」秦天祥疊腰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老勝英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遂轉身軀往南便跑，跑到兵刃架子前，提出一條花槍，轉身再戰。勝爺思索：本山的三寨主，他是臉面掛不住呀。再來交戰，我看他槍法如何？賊人使花槍用招，一點眉心，二撩陰，三紮盤肘，四分身，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。

勝老者看他使了幾槍，知了門路，勝三爺暗忖：我這口魚鱗紫金刀專克青白蠟桿子。看賊槍刺心窩，勝爺閃身，遂用刀一錯那花槍，花槍斷去二尺餘長，連槍尖帶赤纒白蠟桿落地二尺多。賊人一怒，將多半截槍桿子一抖掉過頭來，一裹手用槍柄照定勝爺右太陽穴打去。勝三爺低頭閃身，刀刃向外一推，就聽唵的一聲響，又削折白蠟桿二尺來長。賊人又用棍招潑風十八打，莊稼六棍，對勝爺一棍跟著一棍。勝爺又裹手一刀，又將蠟桿削去一尺餘長。賊人遂將蠟桿當作木棒使用，照定勝爺打去，勝爺翻手一刀，又削去一尺餘長。賊人的槍桿剩了二尺餘長，還要死戰。勝爺跟步翻背一刀，對著賊人左肋梢下去，賊人將槍桿一立，勝爺刀已到肋際，二尺來長的桿子，一分兩斷，刀刃將英雄帶抹破。為什麼將英雄帶抹破呢？皆因勝爺暗施慈悲，不肯傷他性命。勝爺將刀抽回時，遂叫道：「秦老三，逃命去吧。我的刀到你肋上時，我要不撒刀，你已腰斷兩截了。我念其與你族兄秦天豹歃血為盟，八拜結交，不肯傷害你的性命，你逃命去吧，不必戀戰啦。」秦天祥高聲喊叫：「有勝英沒有我秦三爺！」轉身往南，又奔兵刃架子而去。勝老者掀髯大怒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姓勝的但得容人且容人，容至再一、再二、再三、再四，此賊仍不識時務。我看這個戰場，不殺人鎮不住群賊。我與此賊，今生之對頭，來世的冤家，我要再讓，叫我徒弟三太看著我太軟弱啦。」遂一聲吶喊：「無知的匹夫，看刀！」對賊人後腰就是一刀，賊人往西一閃。勝爺這刀本是虛晃，容他往西一閃身，只見挾肩帶背，又是一刀。

魚鱗紫金刀起處，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。這刀俗名叫王瓜拌蔥，大斜碴，筋骨皮肉，迎刃而過。勝爺趕緊撤刀，縱出一丈有餘。

殺人不沾血，抬腿在靴底下，三擦魚鱗紫金刀。擦畢往懷裡一抱道：「眾位寨主可曾看見？我可讓之再再，我不得已而為之。」

此時二寨主低聲跟大寨主說道：「三弟也是逼迫人家太過，你我弟兄無言與人家對答。」四寨主在旁一看，不由得氣往上撞，一甩大驚，背後抽出一把雁翎鞘鋼式鋼刀，冷森森耀人眼，明亮亮透寒膽，一步躍過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們為首的拜兄弟四個，汝已戰敗我家大寨主，二寨主，力劈我之兄長三寨主，我要與我三哥報仇。」勝三爺觀看此人，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。勝爺笑道：「大寨主二寨主已然相讓，三寨主搶人家有夫之妻，理當死於非命。此時就剩四寨主一人，大廈將傾，獨木難支。像足下你，不貪淫，不好欲，不殺人，不防火，曾聞你冬天穿雪青綢子平面皮襖，夏天拿團扇穿兩截大褂，是一位仁義的英雄。姓勝的刀快，不能傷你少年豪傑。你如不相讓，也是徒傷和氣。我敬你是位英雄，算我勝英承讓了吧，承讓了吧。」四寨主聽畢，臊得玉臉通紅，腦筋崩起多高來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你是屈己從人。但而有一件，我大拜兄，二拜兄，已然甘拜下風，三寨主已死，我要不奉陪動手，叫綠林人談論起來，豈不笑破唇舌？叫人家說，為首的四人，大寨主、二寨主已敗，三寨主被勝老者一刀劈死，四寨主不敢動手，豈不叫人恥笑我柳天真怕死貪生，畏刀避箭？我與你動手，你不傷我，我也不承情；我要傷了老達官，不算我意狠心毒。」勝爺聽罷，哈哈大笑：「寨主說話，真是口應心，真乃英雄也。柳寨主，在我姓勝的致命處砍來，一刀要傷了勝英之命，不怨寨主意狠心毒，怨我勝英經歷不到，學藝不高，寨主自管放心。勝英就是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魚鱗紫金刀一口，別無他物。我的兵刃暗器，如要傷寨主，是點到而已，略受微傷；要把寨主傷重了，勝英就是匹夫之輩。」四寨主說道：「勝老者你不傷我，我是絕不承情。」說著話，擺刀就砍，勝爺又連讓三刀。

第四口魚鱗紫金刀急架相迎，兩口刀上下翻飛，各使平生藝業。

勝老者觀看，四寨主雖然年輕，刀法絕妙，看他年紀二十餘歲，天然的奇才。就應了那句話啦：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有志不在年高，無才空活百歲。二人戰了四十餘個回合，勝老者腹中思忖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勝爺想到這裡，故意刀法一亂，步眼一散，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外叫道：「四寨主殺法驍勇，勝英力不能敵。」四寨主說道：「勝老者衣服皮肉沒有受傷，未分勝敗，某家要追趕！」追出數丈之遠，追至離著勝爺丈數來遠時，燕雲快靴一點地，又縱進八尺有餘，柳寨主胸前離勝爺二尺有餘。柳天真手起鋼刀落，耳輪中就聽澎的一聲響，紅光皆冒，翻筋斗栽倒塵埃。不知勝老者性命如何？你道，原本是勝爺敗中取勝，反臂一鏢，說一聲：「著！」一見鏢奔於面門，四寨主一閃身，勝爺一低手腕，那鏢恰打在柳爺左腿上。勝老者十成力量，用了三成，打的還是串皮鏢。四寨主柳天真往後一仰身，刀尖一點地，一挺力量，肉皮一凸將鏢崩出。

皆因為勝英打得輕，是串皮鏢，故此一挺勁，將鏢給崩了去來。

勝爺彎腰撿鏢，在靴底下擦一擦血跡，將鏢帶在囊中，刀往懷中一抱說道：「四寨主多有包涵，我勝英暮景殘年，已屆古稀，眼目昏花，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寨主多多恕過。」四寨主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鏢下留情，如打在肚腹腎囊之上，焉有我的命在？你這一鏢，指教我成人，我要早與明公會過面，我也不至於身入綠林道。從今後綠林之中，沒有我柳天真，在下回歸故里，以莊農買賣為業。」又叫道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小弟非是怕死貪生。勝老明公以大義勸人，我也不用銀盆洗手，從今後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。你我弟兄，青山不改，翠竹常存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如再見小弟，莊稼買賣地去見，綠林道算沒有小弟柳天真了。」說著話，英雄一轉身，由西角門，只見一道白線，回歸故里去了。勝爺捋髯大笑兩聲道：「這才叫知己知彼，知進知退，真英雄也。」勝爺抱腕當胸道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這不算勝英的本領，這算諸位寨主相讓。三寨主已死，四寨主已走，二位寨主把高雙青獻出來，與黎民百姓除害，整理我們的門戶。你們大眾，分散金銀，回歸故里去吧。」二寨主韓天魁低頭不語，大寨主低聲叫道：「賢弟，就這樣散山嗎？十數余年之山寨，非為容易。單打獨鬥，你我不是他的敵手，五六十位賓朋，你我弟兄二人，與他一齊動手，決不善捨此山。」遂吩咐眾寨主亮傢伙齊上，群寇各把兵刃亮出。此時三太在西北角站立，一看五六十號江洋大盜各自逞強，我的老師這樣年紀，焉能敵得了這群賊寇？遂抽背後樸刀，要想幫助恩師動手。刀剛離鞘，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，休要逞強！在一旁站立，老夫獨鬥群雄。」你道，勝爺為什麼不叫三太動手呢？皆因他學業未成，恐怕敵擋不住群賊，怕有性命之憂，因此攔阻三太。勝爺攔住三太，遂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，我是前來救人，與眾位並無仇恨，搶少婦之秦天祥已死，與大眾無乾。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們眾位，依仗人多勢眾，在下我不能瞑目受死，只怕鋼鋒起處人頭滾，魚鱗紫金刀到處鮮血崩；怕是削

瓜切菜，血濺聚義廳。你我大家素無仇恨，難道說眾位家中沒有妻兒老小嗎？我既來此，哪怕你們人多？實無殺命之仇，眾位請看，我鬢髮皆白，殘年無多，不必強存弱死。我與眾位比一宗兩不傷損之戰法，就你們月台上這個鐵香爐，此爐重有四五百斤，以此物賭輸贏，將此香爐舉起來，走多遠出去，原放舊處。如有比勝英走得遠者，也放在原處，我勝英甘拜下風，我師徒自備其縛，讓眾位寨主殺害，豈不美哉？」眾群雄一聽，看勝爺偌大年紀，面上皺紋堆累，說道：「勝老達官請你試一試吧。」勝爺走至鐵香爐前，左手往後一背，右手伸開虎掌，在頭層底下，單手一托，一掀銀鬚。你道，真所謂內練一口氣，外練筋骨皮。勝爺運動平生之力，將爐托起，離地約有三尺餘高，前進三步，後退三步，然後將香爐輕輕仍放舊處。銀鬚一掀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。

勝老英雄抱拳說道：「哪一位寨主也能如此，我勝英甘拜下風。」眾群雄面面相覷。有人說：「哪一位寨主能夠這樣托起香爐？」大家俱都搖頭擺手，低言說道：「勝老者這大年紀，真是年老筋骨壯。我山中有二位能有此力量，三寨主已死；於塵埃有此力，但被勝英徒弟破了金鍾罩，在牀上養傷，行動尚且不能。其餘者並無如此力量。」勝爺抱胸當胸，說道：「大寨主，二寨主，眾位朋友；這不是姓勝的能為，眾位這算相讓勝英。你們大家回歸故里，一家老少歡歡樂樂，豈不勝似綠林道嗎？大家落個奉公守法，逍遙自在，豈不美哉？」二寨主低聲叫道：「大寨主兄長，勝老者並非是以強暴壓力用事，不如哈哈一笑，你我散去吧。」大寨主說道：「二弟，那老勝英這叫打草驚蛇，敲山震虎。俗所謂，你我綠林道打槓子的，不聽鼓兒詞。咱一個人拿不起鐵香爐，如若五個人拿得起來不能呢？現在廳前六十餘位，俱是武學的賓朋，為何咱們不以多為勝呢？依我還是群毆。眾位寨主，亮傢伙齊上！」

你道勝老者為何舉爐震群雄呢？為的是等候時辰。正在此時將要群毆之間，忽聽見東敞廳下說了一聲：「唔呀，不要群毆，我在這杵兒裡等候多時啦。」話言未了，又聽西敞廳上喊道：「小子們，不要人多勢眾，我們保鏢的來了二百多位啦！」

說罷，大聲說道：「眾位下去動手拿賊呀！金頭虎賈明來也！」

正在此時，只聽聚義廳上有人痰嗽叫道：「勝三哥，我弟兄在此。」言畢，飄然而下。東西南北四面，陸續縱下有三十餘號，都明晃晃手拿刀槍。內中有個梳著冲天杵小辮的喊叫：「北邊這兩個，是兩個賊頭哇？好好，我先拿這兩個小子。」內中有三位年老的，原來是丁桂芳與邱三爺邱瑾及胡景春，餘下俱都是年輕之人。內中又有五七個人，就是金頭虎賈明為首，要拿大寨主韓天祺，二寨主韓天魁。勝爺抖著精神，說道：「你等不要造次，二位寨主是朋友，哪一個敢往前進？」勝爺遂向二位寨主抱拳，說道：「二位寨主，這半夜鬥戰，哪一位碰了勝英衣裳襟一點？我姓勝的不願與眾位為仇，我來的這些朋友，怕他們沒有容人之量。二位寨主，不是姓勝的本領高，實是二位寨主相讓。在下也不是陷害眾位，此山中是無窮的富貴嗎？你們大家分散金銀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均散勻攤，各歸故里，無憂無慮，安享富貴。」那二寨主低聲叫道：「大兄長，勝老者並不責辱人，給你我好場面，不如就著台階下；如若用武力對待，恐怕難以取勝了。」大寨主也看事不佳，心中暗道：「人家來了爺兒兩個，都沒有把人家怎樣，何況現在又來了許多的人呢？」暗料絕無取勝之理。想到這裡，遂對二寨主說道：「你就開發吧。」二寨主又說了幾句場面話：「勝老達官，原本因搶人家少婦一案，我們服罪認輸。勝老明公高抬貴手，你要把我們拿送官廳，就拿我弟兄兩個，餘下俱是山中的賓朋，我弟兄是為首之人。」勝爺聽到這裡，不由得捋鬚大笑：「我勝英並非是文武官面之人，我若拿住二位寨主，我往哪裡去交代？再者，搶少婦之人乃是三寨主秦天祥所作，他今已死，死了死了，我焉能連累好朋友？我還有一事相求二位寨主，你把被搶的范氏獻將出來，預備軟榻一張，用幔帳罩好，派嘍卒搭送飛龍鎮，我再把被搶少婦之父喚來，令他父女骨肉團圓。還拜求一事，你們寨主爺們，金銀無數，為寨主的，少分三兩二兩；嘍卒伙計們，也少分個一兩八錢的，勻出來五百兩銀子。眾位積德，皆因范氏被搶，他娘家天倫投河求死，被我鏢行之人救上來。鄉下老人范永升一貧如洗，無有隔宿之糧，實在難活於世上，這事算你們眾位寨主恤老憐貧，救了苦難。速五百兩銀子，給與那貧寒的范老者，你們爺們急公好義，我勝英內中如若剋扣分文，我勝英莫非為人類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老人家既有作德之意，慢說五百兩銀子，就是千兩也不吝惜，均皆小事。但有一件，你要那被搶的少婦，我等理當獻出，惟有捉拿高雙青一事，他現在東跨院客所，請明公自己去拿，我們實不能幫助。」勝爺聞聽，說道：「那事也不用勞動眾位，我們自前去捉拿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二位寨主，我給寨主先介紹幾個朋友。二位賢弟請過來。」勝爺遂用手一指大寨主、二寨主，說道：「這是本山二位寨主，大寨主韓天祺，二寨主韓天魁；二位寨主，這是我口盟拜弟，在此飛龍鎮開設十八家招商大店，鋪十八個把勢場的丁紳董，號叫桂芳。這位是俠義莊鋪場子教師，姓邱名瑾，排行在三，人稱綽號入地崑崙。因他不識賢愚，收了一個義子螟蛉高雙青，不料此子作下傷天害理之事，採花殺命，多叫眾位寨主見笑。」眾位寨主道：「勝老明公說的哪裡話來？俗所謂，聖人不敢保其親族賢愚。師傅領進門，品行在自己。」勝爺說：「慚愧，慚愧。」

又道：「四位多親多近，你我和平辦理，再不可錙銖較量。你我從此結為至交契友，再不可以武力對待。」勝爺又道：「二位寨主，派人把我領在後跨院客所，怕我們與眾英雄誤會。」

二寨主說道：「此乃份所當然。」遂派了兩名精明的嘍卒道：「你們把勝老明公陪到東跨院客廳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們小弟兄誰同老夫去拿高雙青？」言還未畢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我同我大師兄胡景春、黃眼珠邱成及我師兄歐陽德，我們弟兄四個，情願跟你老人家前往，皆因我們都是金鍾罩。」勝爺暗想：這個孩子粗中有細，他們四個人俱是橫練，渾身上下善避刀槍。勝爺想罷，點頭說道：「既然你們願往，就此前去。」於是爺兒五個，跟著兩個老成嘍卒在前引路，勝爺等直奔東二道跨院。工夫不大，來到東二道跨院，兩個嘍卒用手一指，低聲道：「這北上房就是客廳。」勝爺點頭，一擺手道：「二位回聚義廳去吧。」金頭虎低聲對嘍卒道：「你們兩個小子快跑啦，碰死可不管哪。」

且說眾英雄觀看北上房，乃是明三暗五，裡邊燈燭輝煌。

又聽西暗間有人說道：「二兄長適方才我派人探聽，說那老兒勝英戰敗大寨主、二寨主，此時三寨主亮刀與老兒動手。二哥，你再派人打探。」只聽淫賊說道：「如若三寨主拿著勝英，我到聚義廳將老兒碎屍萬段，方消我胸中之恨。」勝爺聽到這裡，一捋銀鬚，暗說：冤家，你是我徒姪，又是盟弟之義子，你要做些好事，我跟我徒弟三太、香五等豈不一體疼愛於你？你此時不思己過，反恨老夫。金頭虎賈明也聽得明明白白，高雙青在屋發威。遂對勝爺說道：「師傅別生氣，一喊嚷他就跑啦。」

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藏在西暗間後窗戶外，邱成你在西暗間窗戶外。你若念他是你義弟的情面，如將採花賊放走，兩條命案的官司你打。大師兄胡景春，你是三大門長門弟子，你在外間屋門口外避住。因為你能日行七百里，放走採花賊，兩條命案官司你打。勝三大伯，咱爺倆進屋裡拿賊。我在頭裡，他要是發暗器，由裡往外扔東西，我是刀剝斧砍，全都不懼，破出我這身衣裳，我皮肉不至傷損。」勝爺暗中思索：這孩子太壞啦，惡淫賊插翅難逃。遂先派人二面堵住，量賊人絕無可逃之處。

傻英雄派三位埋伏已好，遂高聲吶喊：「採花賊小子，你剝我勝三大伯十刀八刀，我杵你一百杵！」傻英雄一喊，忽然西暗間燈燭俱滅。傻英雄又喊道：「小子，你吹燈也跑不了！勝三大伯你打著火折。」勝三爺聽罷，左手打著火折，右手壓魚鱗紫金刀，賈明在前，用一隻鑲鐵杵，把臉面護住，然後把茶青綢子門簾扯下，爺倆進了西暗間。拿火折一照，只見方才說話的二人蹤影不見。勝爺用火折把蠟燭點著，不見二賊哪裡去了，金頭虎喊叫：「豆腐皮歐陽德，打你後窗戶走啦！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臭豆腐，王八羔子，後窗戶未動。我在後窗戶外用刀堵著，這杵兒裡絲毫未動，賊人焉能打那杵兒裡走呢？」

金頭虎又喊道：「黃眼珠邱成，打你前窗戶跑啦！」前窗戶外邱成說道：「我用刀早就堵住啦，並沒見人出來。」傻英雄道：「勝三大伯，這是甕裡走龜。要不然這賊是聞太師的兒子；地遁啦？」勝爺道：「胡說，焉有攻乎異端？」勝爺遂用刀在牀底下慢慢的一撥，牀底下無人。遂用刀把牀托起來，仍然不見二賊蹤跡。勝爺將火折熄滅，遂端著燭燈，復又細照牀下。此屋中方磚最大，只見在西南角似有衣襟擦的塵土之痕，又見東南角一塊方磚未曾對嚴，勝爺遂又用手一按，此方磚忽然掘起，緊靠於東板牆，勝爺拿燈往下一照，原是倒下階腳石。金頭虎賈明一見，不由得大聲喊道：「敢情那兩個賊鑽了狗洞子啦。」

且說勝爺用燭一照，遂說道：「這是地道。」賈明聽罷，哈吧著他的羅圈腿說：「下那地道追拿賊人。」勝爺一手揪住，說

道：「明兒，且慢，裡邊要有埋伏怎麼辦哪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爺們金鍾罩護體呀，刀槍不怕。」勝爺搖頭說道：「倘若賊人將你拿住呢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要被他們拿住可就乾啦。勝三伯你說怎麼辦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此事總得兩人下去為妙，前面一人追趕，後面一個保護，方無危險。」金頭虎向外喊叫：「歐陽德師兄，你打窗戶進來吧！」歐陽德一腳將後窗戶踹開，遂縱身形進了西暗間，說道：「唔呀，小子，你叫我作什麼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是我師兄，我是你師弟，當頭的螞蚱先受苦，你在頭裡下地道，我在後面保護著你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王八羔子臭豆腐，我是不能哪。你在頭裡走，我在後面保護著你，別要擠兌我。」金頭虎笑道：「豆腐皮你不吃虧。你保著我大駕。」賈明這才哈吧著羅圈腿，下了地道。十三層階腳石極窄，半尺來寬，賈明體大身笨，兩腳一滑蹬空，由石階上滾將下去。歐陽德腳尖一滑；一伏腰亦落下去，直落到十三層以下。賈明問道：「師弟怎樣了？」歐陽德說：「這倒爽快。省得一層一層的往下哈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師兄，地道里邊黑，你可別打火折，若是一打火折，恐怕賊人順著火亮兒，就可看見咱們啦。要打火折，定一定眼神，咱們弟兄都是童子功，眼神最足。你我二人千萬別喊叫，賊人他要在地道之內，我有主意拿他。」傻英雄這才占全了那十個字：奸、滑、懶、饞、壞、渾、濁、猛、愣、偷。二英雄往北追趕，追出約有半里之遙，眼神也定足啦。往西一拐彎，只見一道白線，白素素，又現露出匕首刀一口。金頭虎一看明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別著拿刀要紮我呢。」賈明想到這裡，自己暗道：「我先穩住了這小子。」賈明早摸了摸地道兩邊乾磨的方磚。傻英雄打沖天杵小辮裡往外冒壞氣，遂假意喊叫：「不追吧，勝三大伯不饒。」

這樣黑的地方，睜眼不見物，簡直往哪裡去拿呀？」喊罷，遂成心往磚牆上一撞。因為他叫金頭老虎，三聲叫不開門，拿腦袋撞開，有油錘冠頂的工夫。」噯呀！撞了一個大疙疸。真要是不追吧，勝三大伯還是真不答應，這是真倒運啦，我頭髮根子直發乍，心裡直跳。」賊人打算暗算金頭虎，如今一聽賈明這一喊叫，心中說：「這小子心驚肉跳，大約他是該死啦。我匕首刺他胸前，或砍肋梢，一刀將他刺死。」那知道機靈賊上了傻小子的當啦。金頭虎未曾往西拐，兩條胳膊早伸出來了，竟等自己抱賊。賊人看著敵人身臨切近，遂伸手就是一刀，刀紮在大肚子之上。但有一件，金頭虎有金鍾罩鐵布衫的功夫，刀箭不入。金頭虎趁勢兩手一擺，把賊人抱住，雖然肚腹上紮了一刀，划了約有半尺多長，不過將衣服挑破，黑肉皮上落了一條白道而已，反倒把賊人抱住，底下用腿一兜，賊人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賈明力量又大，趕緊爬在賊人身上，口中不住的喊叫：「師兄歐陽德呀，咱把採花淫賊給拿住啦！」歐陽德一聽，樂得肚腸子直疼，急忙向前，協力相幫。歐陽德過去伸手就是用力一按，金頭虎喊道：「喝，這是我呀！使刀的那才是賊哪。」歐陽德這才明白，是傻小子抱著賊哪。遂將賊人腕子一擰，將賊人手中刀奪過，師兄弟二位將賊人的飛爪取出，將賊人捆綁已好。金頭虎賈明對歐陽德說道：「天下英雄屬誰？」

歐陽德問道：「你說屬誰？」金頭虎道：「除去三個老頭，就得數我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哪三位老頭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頭一位勝三大伯，第二位諸葛二師伯，第三位老師傅弼昆長老，除去這三位，天下英雄就得屬我。在周家屯勝三大伯與丁桂芳大叔，沒拿住採花淫賊；在二郎山多少人沒拿住高雙青；在地道之中，我將採花賊拿住。天下英雄誰敢比我？給黎民百姓除害，整理門戶，乃是我賈明也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師弟不用誇口，你乃事逢恰巧。」遂打起火折一照：「啊呀！不用誇口，你拿錯了。淫賊乃是一身金鑲白的短靠，白素素的臉面，年在二十餘歲。你拿的不對了，這還逞的什麼能呢？」原來不是採花賊。賈明聽罷，低頭細看，果然不是淫賊高雙青。遂對他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可冤苦了我啦！」彎腰抽了那賊兩個嘴巴子，說道：「原來不是高雙青啊。」打得賊人順嘴流血，歐陽德說道：「你不用吹了。拿了這麼一個假採花賊，你還要說大話，藐視天下的英雄，若叫我看，簡直你成了狗熊啦。何必說這個大話呢？」金頭虎一聽，竟被師兄奚落一番，不由得可就急啦，遂說道：「蠻子，不用小視我，拿不住真的，至死不見你面。」你道，因何拿住一個假淫賊呢？只因方才屋內有兩人說話，他們兩個人原是一同跑出來的，所以這個是假的。且說金頭虎賈明對歐陽德說道：「我就此再追真的去吧，真的拿不回來，我不算英雄，就算狗熊，至死再不見你的面。我賈明就追了哪。」說罷此話，遂由地道追下去了。

又追出一里多地，遂上了階腳石，追到外面，原是二郎山西北山坡下。金頭虎一看，有巨石一塊，原是蓋地道口的一塊破碾盤。金頭虎舉目觀看，原來東北是飛龍鎮，東南是俠義莊，正南就是二郎山，賊人必由西北鎮江府江沿而去，我給他個一條道追到天亮。金頭虎想罷，遂順著江沿，往西北追下去。追出十數餘里，遂禱告道：「佛祖保佑，多保佑，牛王爺，馬王爺，保佑著我追上採花賊，我把他拿住扛回來，我好露臉。」

正自叨念著，忽然間看見河沿有片楊柳樹林，只見就一道白線直奔西北而去。賈明心中暗喜，說道：「造化喲，賊真奔這來了。」順著河沿追出不遠，踩跡尋蹤，又追出幾里地，一道白線又不見了。金頭虎一想，還是跟著蹤跡。追出到天光閃閃，追至鎮江府大江，水流向西。又看了一看，見西北角峻嶺高峰，陡壁山崖，較比二郎山五六個大，山上懸旗弔鬥。賈明追至山口，自己思索，大概追出一千多里地了。又一思索；我一天才跑二百多里地，這半夜的工夫，大概也就五六十里地。賈明自言自語，抬頭一看，山南外俱是鬆林，金頭虎遂暗暗坐在大樹之下思索：追不著怎麼回二郎山去見大眾呢？遂又禱告：「佛祖保佑我將採花賊拿住，我回去露臉，好見大眾。」正自思索，一看採花賊由東口順河沿而來。你道賈明為何追到頭裡來了呢？

皆因那採花賊繞路逃走，走的是弓背；金頭虎斜插著追趕，走的是弓弦，因是已追至前頭來了。金頭虎一看見賊人，心中歡喜。採花賊此時可不知道暗裡被人看見。採花賊走到了山口，無精打采，灰心喪氣，自己思索：有心進此山，此山為首的寨主與我秉性不同；有心不進此山，卻又無處棲身。因此心中猶豫，遂慢慢的進了山口。且說金頭虎在暗中看準採花賊，這才悄悄地在後跟隨，心中暗想：我在後面將他抱住，扛回二郎山，也好見大眾，先叫歐陽德、楊香五等看看，到底姓賈的將此賊擒回來了。那時我夠多麼露臉哪！我此時可別嚷。你道賊人此時正在愁煩之際，金頭虎追至距離五六尺遠，兩隻手一伸，往前一撲，遂不知不覺喊道：「小子哪裡走！」賊人一聞聽後面有人喊叫，賊人伏腰，鹿伏鶴行，往山裡逃奔。金頭虎心裡說：「別喊別喊，沒等抱著他，怎麼又喊呢？」遂自己抽了自己兩個大嘴巴子。

且說頭裡跑的是採花賊，後面金頭虎追趕，那山口裡外俱是翠柏蒼松。進了山口不遠，忽然間就聽呼哨一響，倉啷啷鑼音一片，閃出二十餘名嘍卒，每人一口攔馬刀一橫，將去路攔住。原來這座山乃是南七省八大名山中首一座山寨。此山的規矩，不穿長大衣不許進山；外邊落了人命重案不許進山；有官人馬快班頭在後面追趕者不許進山。比喻說，州府縣馬快班頭官人辦案，探明此兇犯，若是落在此山，官人得下帖拜望。

無論那個衙門的官人，本寨主都迎請招待，接到大客廳以酒席款待。酒席筵前，必問官差在辦的是什麼案？如若明伏路劫，搶財傷主，實在案情重大，問明兇犯姓什名誰，本寨主再與官差要出批票觀看。本寨主再派查山的寨主查問本山是否有此兇犯。查山寨主若說有這麼一個人，本寨主即將此人喚至面前，說道：「這是辦案的官人老爺。你為何明伏路劫，還傷人家事主？罪不容讓。」然後吩咐嘍卒，把他捆了，再問明官人那府那縣，本寨主就幫著把那兇犯送到該管地方，依法治罪。如果明伏路劫，搶去二三十兩銀子的東西，本寨主說情於官：「他們雖然搶這一點錢財物件的案子，到了官廳也不能保全性命。」

上差老爺，你作德吧。」將此話說罷，然後叫過明伏路劫之人，給辦案的磕三個頭，求辦案的給他留條活命，並且本寨必拿出二三百兩銀子交給辦案之人。回衙將銀子交到官廳，就說把賊銀追回，求官廳別追就算完事啦。馬快班頭如若說不行，那辦案官人必難出此山。此寨主在南七省乃是頭一名的人物，此人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牛還，真有萬夫難當之勇，南七省年輕的英雄，壓倒一切，屬其第一。此寨主名譽甚高，山規甚嚴。

閒言拋開，且說這二十餘名把守頭道山口，看見淫賊穿著短衣巾，小打扮，背後插刀。嘍卒先對淫賊用刀一橫，擋住淫賊去路，遂問道：「呔！你往山裡找誰？」淫賊見問，忙抱腕當胸道：「眾位賢朋，我找貴山的二寨主，他是我八拜結交的弟兄。」那嘍卒頭目名叫沈匡，遂問道：「你有命案沒有？」

